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閏三月。乙亥。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𡊮奏。竊奴才等前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琦善前奏香港地方。寬至七八十里。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臺設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茲又據奏香港孤懸海外。離省較遠等語。前後情詞自相矛盾。顯係不實。著奕山隆文楊芳祁𡊮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又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前飭琦善查明陣亡將弁兵丁數目。茲據覆奏。已降旨交部

照例賜卹。惟將弁傷亡甚多。該兵丁等陣亡。恐不止此數。著奕
山等查明琦善所奏。有無隱飾。又琦善與義律屢次晤面談論
香港之事。彼時有無官員在傍。該夷目與琦善有無私相餽送
之事。著奕山等密加查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經飛咨參贊楊芳
就近密訪廣東撫臣怡良。不動聲色。確訪已革總督琦善
兩次與義律晤面談論香港之事。係何官員在傍。並伊親
隨家丁何人同往。通事共帶幾人。一併傳齊聽候訊問。參
等抵粵後。接准撫臣怡良咨。據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副
將趙承德等會稟。遵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前署
督琦善隨帶武巡捕萬殿甲。劉秉鈞。黃者華三員。家丁胡

姓趙姓謝姓等三名。乘坐督糧坐船。又帶船戶吳亞裕之

西瓜扁一隻。自省起程。前赴獅子洋蓮花城山下。接見義

律。先令趙承德督兵二百名。攜帶帳房前往紮營。余保純

等係地方官。隨往照料彈壓。洋商盧文蔚等十一名通事

蔡懋等四名。均經隨往伺候。初四日傍晚。義律坐火輪船

二隻。到彼停泊。令鮑鵬知會。約於初五日巳刻前來謁見。

至初五日。前署督琦善先到營盤。義律帶領夷官夷兵數

十名進帳免冠謁見。前署督琦善因夷人衆多。諭令義律

帶同夷通事前往坐船說話。適時始退。其時鮑鵬一人在

艙傳話。卑府暨洋商等各回己船。巡捕船戶人等在船站

並前署督琦善與義律所談何事。概未聽聞。初六日義律
仍駕火輪船出虎門。前署督琦善換坐吳亞裕之西瓜扁。
前赴虎門查勘礮臺。諭令阜府等先行回省。前署督琦善
於初八日回轅。至正月十九日。復乘坐吳亞裕之西瓜扁。
前往蛇頭灣地加。阜府等均未隨往。前署督琦善如何接
見義律。如何商議事件。均不知情等語。奴才等以該府余保
純等均有地方之責。隨往彈壓。琦善即有私相餽送之事。
亦斷不使令知之。而巡捕洋商等近在同船。雖未經和。豈
無見聞。奴才等復提傳巡捕及洋商等親加究訊。據巡捕高
殿甲。洋商伍敦元等僉稱。維時船內惟鮑鵬一人傳話。小

的等俱在船外伺候。實未見義律有餽送情事。再三嚴鞫

矢口不移。奴才等伏思琦善兩次往見義律議事。均係鮑鵬

傳話。其如何談論香港之事。及有無餽送。自必深悉。查鮑

鵬一犯。已奉

旨一併解京。其家丁胡姓等三人。亦俱隨往。無憑質訊。應將取

文武官員並洋商人等各供。咨送刑部。請

旨敕下就近查訊鮑鵬。以期水落石出。再查香港地方島嶼里數。

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稟稱。遵查香港距新安一百六

十里。離城四百四十餘里。該處與赤柱紅香爐裙帶路各

處。互相毗連。形如鼎足。共為一大島。周圍約一百四十餘

里。裙帶路與尖沙嘴兩相對峙。若就香港鼎形一足而論。
周圍共約三十餘里。舖戶十二所。居民約七十餘家。面海
背山。殊非泊船要隘。祇緣毗連裙帶路等山。故前次該夷
以借香港為名。懇請寄居。其實欲據裙帶路與紅香爐兩
處等語。詳核所稟。自屬實在情形。是琦善前奏香港周圍
約七八十里。或係專指一島而言。今該夷尚有住泊尖沙
嘴者。搭蓋棚寮五六所。均有夷人在彼住宿。又於山下開
架帳房二頂。共有夷人三四十名。查尖沙嘴與香港對峙。
中隔一海。該處藏風聚氣。可以停泊。該夷等在彼游移住
泊。未必不垂涎於此。奴才等當與臣祁𡎴會商。嚴飭署水師

提督督率副將仍不時密加偵採隨時稟報至琦善前奏
陣亡兵數恐有不實事關卹典未便草率奴才等已飭該管
將官等詳細查明據實結報不准稍有隱飾
奕山隆文祁墳又奏竊奴才等未出京之先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奉
上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課以夷
稅為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為暎夷
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
語廣東例准各國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暎夷強悍
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

先後抵粵時，查明各國情形，果否怨恨暎夷阻撓生計，抑稍有
觖望於天朝，未能招徠撫綏，以致向隅失業，據實具奏，欽此。仰
見我
皇上懷柔遠人，體恤備至，奴才等馳抵粵省，連日密加查訪，並咨據
撫臣怡良將現在進口各國貿易商船數目，查明咨照覈
辦前來，奴才等詳加查覈，緣粵海關務舊章，例准通商各國，
除居住澳門之小西洋夷人貨船向在澳門卸貨外，其餘
咪唎堅、咈囒哂、荷蘭國、大小呂宋國、啿啵𠯋國、嗹國、喘國、
單鷹國、雙鷹國、暎咭唎國並港腳各國貨船向例應進黃
埔，查驗開艙，各該國距粵程途遠近不一，每年來船數目，

約在一百餘隻二百隻不等。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起。
截至六月初二日止。祇到有咪唎㗼國呂宋國貨船十九隻。
自是之後。並無貨船進口。蓋因暎夷犯順。兵船來泊粵洋。
所有各國貿易商船。均被暎夷阻撓。不得進口。暎夷强悍
禁蔡。各該國力不能敵。無不同深怨恨。至本年二月初六
日。暎夷闖入虎門。攻破烏涌卞座。夷船直達黃埔。是以向
准通商之咪唎㗼國咈囒哂國及港脚貨船共四十二隻。
始得隨後進口。代暎夷懇求通商。經參贊楊芳會同撫臣怡
良體察情形。奏明仍准恭順各國。照舊通商。該夷人等無
不欣戴

皇仁並不敢歆望於
天朝傳訊各通事所稟亦俱相符現在雖經開艙而殷實客商均經遷避又易者甚屬寥寥等現已出示曉諭令其速歸各安生業與恭順各國照常貿易無須驚疑日來漸次歸業民情少覺安帖
奕山隆文楊芳又奏稱等於二十六日拜發大概情形摺後當即率同翼長段永福等周歷城垣及附近四面各要隘逐一履勘查得新舊二城內外樓房高與城齊惟北面依山為塽先經楊芳分派兵勇協同城上城內分段防守而各省徵調未齊不免尚形單弱等悉心籌畫遂

夷進攻。必由東南西南兩路而入。東南一帶水面較窄。中流亦淺。西南由白鵞潭直接大黃窖水面寬闊。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當賊衝。而近岸民居鱗次。河面距城僅止數丈。不能安營。先自迤西水關起。由城南之太平門五仙門。至迤東之永清門止。除廣州協兵外。派撥江西湖南廣西兵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協防。派四川兵六百名。在城外南面之油欄竹欄靖海等門外街市衝要處。分段設伏保護。馬頭東西二礮臺安設新鑄八千斤鐵礮二位。以備衝突。又於東教場東西得勝礮臺等處。安設四川江西各省兵四千名。以為犄角。城東北西北兩處。分紥貴

州湖北等省兵四千一百餘名以為前三面官兵應援正北保礮臺分紮湖南等省兵一千二百名聯絡舊城北面守城兵以壯聲威佛山密邇花地係糧臺重地截留廣西兵一千五百名藉資捍禦並接應外運木排礮位防夷截劫經此一番布置民心安定奴才等又宣布

皇上救民除暴

德威並用刊刻告示各處招徠商民移徙者已漸復業唉夷近聞

大兵齊集稍知畏懼惟前准通商之港腳係其屬國早經隨同開艙而該夷兵船不肯遠退未必不希冀貨船全數入港故爾觀望奴才等不動聲色恐其遠颺攻勦轉覺棘手

暗由廣西購辦大和韶州肇慶二府置造小木排技催江西廣西礮位專派幹員督造軍火尅期進剿但廣東戰船多被焚燒各礮臺原設礮位損失過半刻下趕鑄礮位不能一時應手而水師又無兵可撥現在調到陸兵不習於水下水推排放火乘船兜勦必須水勇廣州附近招募斷不足恃二十六日鳳凰岡之堵截水勇闖礮逃走竹排反為賊所壞是其明驗至前奉

諭旨飭查安南軋船是否可用奴才等詢據林則徐稱前經製造數隻駕駛不能得力且製造需時亦屬緩不濟急奴才等與督臣祁墳撫臣怡良密商另派勤奮員弁分赴香山東莞一

帶。潛募熟習風浪勇敢水勇二三千人。並雇買快蟹船形

類蜈蚣船而稍大。可載百五十斤大礮一位。佛郎機四位。

進退捷速。較作安南軋船工省而用便。分配駕駛。僞作商

漁裝扮。繞道潛襲。以收火攻之效。現在甫報入境者。尚有

湖南湖北四川。續調兵三千八百名。廣西兵五百名。日內

即可全集。孳等挑選各營精鋭。以爲前敵。分帶礮位。在陸

路接應。與水勇互爲保衛。環相轟擊。一俟接仗後。再行馳

奏。仰慰

聖懷。

硃批。必須計出萬全。謀勇兼施。揚國威而褫逆膽。朕佇盼捷音之

至琦卿等定能迅奏膚功。共膺懋賞。勉之。慎之。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官兵漸次到粵。分守要隘一摺。覽奏均悉。粵東民情浮動。經該將軍等妥為布置。眾志成城。守者有堅定之心。戰者必有奮勇之氣。現在所調各路官兵。琦已陸續到齊。雇募水勇。並備辦伏艷等船。亦應次第齊備。該將軍等務當謀勇兼施。分路兜剿。毋令該夷閒風遠竄。惟所奏由廣西購辦大木。韶州肇慶二府買造小木排。並撥雇江西廣西殘仙。尤當嚴密催辦。以應要需。該處漢奸既多。所有商辦一切機宜。自應加意慎密。毋稍漏洩風聲。另摺奏查明香港地方情形。內地尺土皆關緊要。豈容逆夷涸跡。所有前經該夷占據之香港。並現在

寄泊之尖沙嘴等處地方均著該將軍等於進勦得手後全將該夷驅逐各地盡行收回至琦善與義律如何說話及有無餽贈往來現在鮑鵬業經起解送京俟抵京後再行研鞫不難水落石出又興山等遵旨查明各國夷商情形一摺既據奏稱各國並不敢觖望於天朝自必安心貿易毫無驚疑該將軍等即著妥為撫綏俾逆夷稔知惡貫滿盈自絕生路各國儻能輸誠效順自願生擒漸與英夷攜貳則以毒攻毒未始非用兵權變之術惟在該將軍等計出萬全揚國威而喪逆膽朕佇盼捷音之至諒將軍等必能迅奏膚功共膺懋賞也勉之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奏竊奴才先後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裕謙奏安設大礮。請於閩省酌借等情。已諭知顏伯燾等妥籌酌辦。惟閩省近海地方。亦關緊要。該處新鑄礮位。能否多餘足敷借撥。尚難懸定。據奏閩省委員礮運已至鎮海。雖製造尚須時日。可免往返撥運之勞。著該大臣迅即飭令該委員趕緊鑄造。毋誤事機。又三月初六日奉

上諭。製礮在於適用。僅斤兩過重。取料未能純淨。鎔鑄未盡得宜。恐一經轟擊。易於炸裂。轉致害事。著該大臣督工選造。認真講求。勿致有名無實。又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召募水勇。分路防守。亦應時加練習。俾知衛城即所以自衛。

不可恃衆滋擾務使兵民相如守望相助至江甯河南所造撞
礮除帶赴浙江軍營一百桿外如尚不敷仍著隨時調撥又聞
三月初一日奉
上諭甯海縣游奕夷船該員弁等勦辦情形著據實奏聞各等因
欽此伏查拏前因鎮海礮局購備銅鐵炭斤雖皆可用閩
浙匠工亦已調集而所做礮樣均不能如式閩匠做法又
與浙匠不同不能併爐共鑄其故皆由鑄礮之法業已失
傳從前之委員匠工非强作解人即不求甚解致同築室
道謀若不研究精微如法鎔鑄誠如
訓諭轉致害事是以一面奏明浴會閩省添調匠工酌借礮位一

而督飭委員悉心考究而月之後始有把握閩浙匠工亦能合而為一適准閩省咨覆礮位無可借撥礮匠亦難添調並奏覆督飭委員就現在工匠趕緊鼓鑄截至閏三月初十日已鑄成一千斤至四千斤銅礮共五十五位內已打磨完竣試放力能致遠者三十位除撥解定海二十位安設鎮海縣城及招寶金雞兩山十位外其餘二十五位現飭分守打磨隨竣隨試隨撥以資守禦是銅礮一項業已得法不難接續鼓鑄計日以待惟鐵礮之質性較銅礮稍異奴才現仍親督委員匠役逐日講求爐火鐵花與礮身之輕重長短膛口之厚薄大小似亦畧知梗概將次可以開

十

工。俟鑄出一二位。即可得其要領。至江甯河南所造擡礮。江蘇省雖有九百桿。而該省海口林立。現當南風司令。大礮尚未鑄成。則擡礮一項。多多益善。浙江各營。向無擡礮。必應添設。且應乘江南官兵在浙時。教以施放之法。方資利用。茲前已行令江甯藩司督飭局員。代浙江製造二百桿。應需工價銀兩。由浙江軍需項下撥還報銷。現據具報本月望間。即可工竣解浙。所有江蘇擡礮。似可毋庸再撥。又水勇一項。本係烏合之衆。不諳紀律。且皆沿海驍悍之人。若聚成大幫。恐不免恃衆滋事。現在既難彈壓。將來更難遣散。是以茲多派委員。分頭召募。或二三百人為一隊。

或百餘人為一隊。或數十人為一隊。或閩或浙。總不得專募一州一縣之人。又擇其中勇敢諳練眾所推服者為頭目。視其才力所及。或管領數十人。或管領一二十人。仍揀派文武委員。時加訓練。分隊統帶。或伏於海汊。或把守口岸。不令聚集一處。無事以浮水戲風跳躍擊刺為練習。有驚即隨機調派。可多可少。可分可合。俾得互相激勵。各盡其長。俟夷務平定。亦可陸續遣散。該水勇等咸知大義。且圖殺賊立功。以邀重賞。與官兵居民。均屬相安。又前在甯海縣金漆門等處外洋游奕之夷船一隻。適兵勇到彼。業已不知去向。至三月十六十七等日。又在甯海縣滿山洋

而遊弈。經江南提標外委袁兆魁蘇州城守營外委史建功先後前往探實。選集各路兵勇。共小船五十餘隻。於十九日乘潮順風。直撲夷船。該夷遙見。即向東南深水大洋疾駛而去。以致不能得手。現在浙江洋面。雖尚安靜。而此一二船。仍然忽遠忽近。忽隱忽見。遊弈不定。總不敢駛進口岸。實屬可恨。惟有會同余步雲再行設法誘擊。務使片帆不返。以仰副

聖主告誡諄諄之至意。

硃批所奏俱悉。依議妥辦

壬午。山東巡撫托渾布奏。竊照東省登萊青三府所轄洋

面各有島嶼見於誌乘者八十四島其中地脉枯絶形勢危險人跡未能遽至者五十二島有井泉柴薪有田園廬舍者三十二島臣前慮夷船北駛有民居各島設被逆夷占據賊必脅我民人為彼鄉導擄我畜產繼彼資糧是我失地利轉使逆夷進退有據必須通盤籌計或遷或守先事豫防以免臨時失措當經奏明劄飭該管道府分派妥員會同各地方官以編查保甲為名先將各島戶口廬舍及地勢寬狹海岸遠近分晰查勘一面由臣摘叙簡明告示徧行剴切曉諭如夷船駛近各島居民有敢給予一粒之糧一勺之水即照私通逆犯律梟首海岸示衆詞據陸

續查明造冊繪圖由該道府等彙覈稟覆臣由省來登沿途接見該府州縣復向詳詢情形及抵登州後又督同登萊青道王鎮悉心參覈查有民居之三十二島分隸於登州府屬之蓬萊黃縣福山寧海文登榮成海陽萊州府屬之掖縣膠州即墨青州府屬之諸城等十一州縣臣詳度各島形勢其有懸崖峭壁近洋多礁石傍岸皆陷沙及僻處海角不通大洋遠夷三板小船間可近岸而大船必不能駛到者則有蓬萊縣之大竹山大黑山黃縣之桑島屺㟹島寧海州之養馬榮城縣之雞鳴海陽縣之馬官掖縣之三山膠州之黃島竹岔靈山即墨之陰島栲栳等十三

島。查各島居民。多者四五百戶。少者二三百戶。及百餘戶不等。多以捕魚為業。若概行內徙。必致盡棄生機。流離失所。而撥兵分守。又限於通省額兵無多。勢難處處設防。經該委員等體訪輿情。該島民經官曉諭。深明大義。均願自固藩籬。協力防守。現經臣責成該管文武各官。酌撥兵役十數名。常川在島巡查瞭望。並選島民之強健者。由官捐給刀械。使之自行團練。如瞭見夷船由洋經過。飭令該兵役等一面飛報該管官。相機應援。一面即督率各島民。糾集壯勇。或團守口岸。或塞斷上岸路徑。務使逆夷不能登岸。搶掠薪水資糧。以絕接濟。此各島不甚險要。先期團練

島民以自守者也。其有逆夷大小船隻，皆可駛近，而衛臨大洋，限於形勢，不能扼守，及島距岸近，無待設守者，則有蓬萊縣之大小欽島、小黑山島、北隍城島、寧海州之崆峒島、文登縣之劉公島、榮成縣之鏌鎁島、楮島、倭島、海陽縣之棉花島、小青島、黃島、諸城縣之齋堂等十三島，地勢較窄，島民多者數十戶，少者十餘戶，及零星六七戶不等。其地斥鹵，產糧無多，井泉亦少，民皆以漁為業。此內如大小欽島、小黑山島、北隍城島、崆峒島、劉公島，皆孤峯獨峙，四絕無援，且重洋遠隔，相距城岸，或二三百里，或百數十里。若分兵防守，設被夷匪圍岸攻擊，首尾絕無策應，軍餉兵

械。必致為賊所據。又如鎮邪島楮島倭島棉花島小青島黃島齊堂島則皆附近內洋。依傍口岸。現在沿海各有防兵。移民就兵。即無須分兵於島。體訪島民。亦皆情願臨時概行內徙。臣現令各地方官。雇小舟分布近島各處。設聞賊警。渡民內地。安為安插。並將島上井泉塞斷。棄此淺窄荒島。無水可取。無糧可據。即無虞賊匪占據。此各島不能設守。不待設守。而必須臨時酌徙者也。其有近島洋面闊敞。水勢寬深。為南來海船經由要路。而幸其地接陸路。易於防衛者。則有福山縣之之罘島。榮成縣之俚石二島。查之罘一島。東西長二十餘里。南北寬五六里。島內三村居

民五百餘戶。東南口門。直通大洋。南北海船。必由該處停泊。島之東崖。舊有礮臺。臣現派東昌營千總金廷選帶同該營官兵一百名。駐紮該島。並飭該縣就近團練島民一百名。協力防守。其島之南岸。有山名煙臺。形勢高峻。前面正對外洋。據高俯瞰。則洋面情形。瞭如指掌。現飭該縣於山腰挑濠砌牆。以便藏兵設礮。並令多樹旗幟。以為疑兵。府城現鑄鐵礮。容俟鑄成。運往該處。相度安置。以壯聲勢。石島長寬十餘里。商民八十餘戶。俚島周圍八九里。商民六十餘戶。島後皆通陸路。島前二三里。即係大洋。形勢平緩。為南北海船收泊之所。島民雖未甚多。而商販往來。為

東汛著名口岸。臣現派臨清營都司奎英帶同該營兵丁一百名。駐守石島。並將東汛戰船分撥於俚島附近之養魚池口。即派該汛守備余鑑酌帶弁兵七十名。常川在俚島駐守。使與榮成縣現駐之臣標左右兩營。及文登營弁兵。聲勢遙應。互為巡防。此各島近陸。易於策應。可以明設防兵者也。其有洋面衝要。為夷船窺伺要路。而遷守皆非善策者。則有蓬萊縣之廟島、鼉磯等島。查該二島。一在府城西北六十里。一在府城正北一百二十里。四圍皆係深水外洋。南北海船赴登州府近城口岸。必先由該二島經過。而廟島尤為近城之長山島屏障。該二島各長五六里。

居民百餘戶數十戶不等。其地多可布種。而又處處井泉湧出。不能一概堵塞。如徙民棄島。設被賊匪占據。則淡水資糧。取之即是。若分兵據守。非惟無此兵力。且孤懸大洋。距城遙遠。策應不及。臣與在登文武再四籌商。萬不能徙民棄島。而亦萬難明設防兵。旋據臨清協副將廣泰稟稱覓得關東獵戶鄭大魁等。仿照暗伏火槍打獸之法。酌用威遠礮及鳥槍。分別設伏。為暗守之計。其法就礮身大小。各製木匣。前留口門。藏礮於匣。於礮尾火門傍。用綳弓懸夾火石。並於火門前釘以銅鐵一片。下放烘藥。用蠟弦反扣綳弓。將弦繫於匣口機括之上。接以長弦。密釘於匣前

二三十步以外。並將木匣用蘆席遮蓋。上掩浮土。其長弦之上。則雜以草稭荊棘等物。外視則為土堆亂草。絕不留意。一經誤踏。則長弦自動。弦動而機括亦動。彈弓翻擊銅鐵。迸出火星。烘藥一燃。其礟自發。鳥槍亦照此製備。此即參用俗傳自來火槍礟。而靈透過之。臣以該副將所稟。雖近於古人用地雷之法。恐製造不精。難收實效。當今如法先造數位。臣於教場率同文武各員。詳細試驗。其機頗靈。而其用尚巧。現飭趕造一百六十位。運往廟島六十位。鼉磯島一百位。即派該副將廣春帶同升兵及該獵戶等親赴該二島。相度地勢。傳集島民。備詢路徑。除留出島民走

路。令其暗存表誌外。餘俱處處暗伏槍礮。使不習路徑之人。兩處皆可誤蹈。並於各島派弁兵數十名。雜於居民之中。常川駐守監視。不紮營盤。不設旗幟。一似全未設備。若逆夷圖據島上薪水。明見無備。必不遽用礮擊。誘之登岸。誤踏火機。立斃其命。夷性多疑。一處被傷。則處處皆疑有伏。不敢輕入。此該二島勢難遽棄。而又兵力不能明守。不得不暗設埋伏者也。其有地勢廣闊。煙戶稠繁。又與郡城有對峙之勢。至近而最要者。則莫如蓬萊縣之長山一島。查該島長三十餘里。寬四五里。四圍皆深水大洋。一島分為南北兩城。各有城基遺址。南城六社。北城二社。居民

一千二百餘户。約四五千人。其地在登州府城之北。斜對郡城。洋面相距三十里。絕無屏障。島高於城。由城視島。近若咫尺。各路海船。必須由島之左右經過。始達近城口岸。實為全郡藩籬。守島即所以守城。而撥兵赴島。三十里洋面。片帆可達。大兵屯聚近城口岸。尚易策應。臣以省西調到各兵。恐不習海島水土。當與登州鎮臣王明商酌。撥該鎮登中登右及北汛水師各營弁兵三百名。並查臨清協副將廣泰曾任登中營遊擊。熟諳情形。辦事亦極奮勇。即派該副將督同安東營都司賽烺晉帶領各兵赴該島駐守。且以島民素多驍健。而蓬萊縣訓導丁楚善尤為該島

士民信服。委令該員隨同該副將等團練壯勇一千名。由府城發給槍矛一千桿。分給該壯勇。協力防守。一面即飭該將弁等仿照府城防禦之法。就該島形勢。堆築沙隄。挑掘濠溝。以資障衛。並由府撥運大小各礮數十位。飭於隄後擇要安置。其由島赴城洋面。多係商船常川排列。以便護送軍糧。接遞文報。設遇夷船攻擊。近城大礮能轟過二十餘里者。即可遙相應援。若夷船近城。則島上弁兵亦可開礮圍擊。非惟防衛全島居民。而郡城聲勢。更覺雄壯。此最要之島。必須遴委幹員督兵駐守者也。凡此分別布置。實以各島散列於三府十一州縣。洋面相距三千餘里。通

首領兵。堪以調防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因地因勢。設
法防維。縱不敢自信為籌策無遺。要惟竭盡血誠。嚴督地
方文武各官。激勵軍民。同心敵愾。斷不容逆夷闌入口岸。
窺我瀛壖。以仰副
聖主垂注海防至意。
硃批。所辦周妥。隨時小心防守。
托渾布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托渾布奏勘明隍城島情形一摺。據奏添僱漁艇。多募水勇。
協同官兵。節節巡防。與盛京直隸各海口。聲勢聯絡。互相策應
等情。所議尚屬周妥。著照議辦理。惟所奏山島安設大礮。遇有

夷船駛過。兩兩夾攻。度計礮力所及。止於二三十里。中間百數
十里洋面。斷非兩面礮力所能遮截。現已酌撥大小礮數位。并
兵數十名。飭赴該島駐守等語。該處小島。既係孤峯高聳。遇有
夷船駛近。礮力不能遠及。又無策應。設被逆夷將山島占據。得
毋借寇兵而齎盜糧耶。此一條着托渾布再行斟酌妥議具奏。
欽此。伏查南北隍城二島。形勢淺窄。南島並無居民。北島
間有零星漁户二十餘家。其地磽薄。不產糧食。井泉絕少。
本無須於設守。前奉
諭旨安設礮位。且以島外洋面。為南船赴直隸天津要路。故酌撥
兵礮。以壯聲勢。今蒙

聖明指示。臣詳加斟酌。該處安設兵礮。既不能邀截夷船。而孤軍
無援。勢實堪虞。且戶少易遷。荒島無虞賊占。已棄入防島
摺內。統議臨時酌改。以省兵加。
硃批。知道了。
托渾布又奏。再臣前將登州府城海灘堆築避礮沙隄。繪
圖貼說。附片補行奏呈
御覽。欽奉
硃批。圖留中。惟山上所設之礮。是否得加其詳酌之。欽此。又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托渾布奏校閱兵勇。試驗礮位一摺。所職尚屬周妥。著即照

議辦理。惟據補行繪圖呈覽。朕詳加披閱。該處山皮。高低不一。
離海道路。遠近亦異。且洋面寬廣。水勢自各不同。必當勘度地
形。分別最要次要。酌量安設兵械。備防抵禦。方能得力。若於不
甚險要之處。按段排列。轉同虛設。該撫現駐登州。着再體察形
勢。是否得力。詳酌妥辦為要。欽此。查東省海道綿長。無險可扼。
而登州府近城洋面。形勢寬敞。尤為全洋衝要。就中再分
別最要次要。則府城迤東之太平灣起。西至天橋口止。皆
係深水大洋。十里內夷船即可停泊。三板小船處處可以
攏岸。實為最要。由天橋口迤西至田橫寨一帶。十里外即
係深水大洋。夷船亦可停泊。是為次要。又由田橫寨迤西

至西山口及黑峯臺一帶。近岸水勢較淺。十五六里以外亦係大洋。夷船可到。其三板船直可傍岸。亦為次要。而其實東西相距。近在十里內外。均須嚴兵設守。現在按段紮營。聲勢聯絡。委無虛設之處。至山上設礮。如城西之田橫寨。緊接水城。蓬萊閣居高臨下。可以俯瞰府城虛實。為近城要地。故前代曾於該處設立營寨。現在尚有遺址。茲臣復會督鎮道詳細相度情形。該處安營設礮。實為扼守要隘。以壯海岸各營聲勢。惟山頂稍高。將現設各礮。移置山腰之下。更為得力。其最西之板石崖黑峯臺山峯不高。緊臨海面。必應安設礮位。方足以杜賊船近岸滋擾。

硃批著照所奏妥為防備

四月己丑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一年閏三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已明降諭旨令伊里布來京候旨兩江總督著裕謙補
授欽此裕謙接奉此旨即將定海應辦事宜交劉韻珂余步雲周
開麟妥為經理該督即赴兩江總督新任如有未了之事必須
親身督辦者或於到任後再行赴浙查辦亦無不可等因欽此
伏查定海撫卹難民建築土城礮城均已完竣鼓鑄大礮
亦已鑄成六十位不難接續辦理浙江洋面安靜連日以

將來據報有夷船遊弋善後各事宜亦經奴才酌定章程咨

即繕摺恭請

訓示其餘修繕城垣建復衙署等事本係地方官應辦事件又有

周開麒督飭經營可期無誤就現在情形而論已無必應

奴才親身督辦之事惟浙江江蘇兩省同為天下精華之地

財賦之區最關緊要鎮海地方實為浙東門戶夷船往來

不可豫必提臣余步雲雖久歷戎行而係陸路出身於海

疆夷情未能諳悉似無把握上年到浙後即誤信定海鎮

總兵葛雲飛張皇搖惑之辭不能化解雖經奴才委曲開導

終不免中懷疑懼處州鎮總兵鄭國鴻貌似勇敢而師心

自用。利心亦重。與余步雲葛雲飛。不能和衷共濟。閩浙總督臣顏伯燾。浙江撫臣劉韻珂。皆以為憂。屢囑余留心察看。余因現當用人之際。苟有一長可取。即當略其所短。駕馭而用之。兩月以來。不憚煩瑣。不避嫌怨。諄諄誥誡。多方激勵。該鎮等尚知自愛用命。惟積習已深。恐其復萌故態。又有江南駐防旗營及壽春徐州兩鎮標官兵。皆係精悍之兵。帶兵鎮將雖甚嚴明。而無統轄之人。亦恐主客不和。滋生事端。若貿然撤退。浙江可恃之兵無多。官既畏葸。民更惶惑。於大局殊有關繫。是以余亟囑撫臣劉韻珂即日前來鎮海。駐紮彈壓。余再行起程。並將江南駐防旗營官

兵。先行撤赴上海。又嚴札帶兵鎮將及沿海各鎮營。告以
務前赴兩江接印後。仍即遵
旨來浙。一切防勦事宜。就近咨稟劉韻珂定奪遵辦。庶事權歸一。
不致各存已見。致有歧誤。仍由各鎮將徑報務查考。以示
維制。惟劉韻珂事務繁重。且有乍浦海口。必須就近兼顧。
勢難久駐鎮海。務遣駐上海。更有鞭長莫及之慮。可否仰
懇
聖恩。另行簡員來浙接辦。以專責成。所有
欽差大臣關防。應即委員恭齋呈繳。而當此南風司令之時。各處
海口。更應慎之又慎。一經呈繳關防。竊慮無知兵民。妄生

揣度。造作浮言。謂將通商息兵。心存懈怠。督擬俟起程後。
將關防暫行敬謹封貯。恭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裕謙奏接奉寄信諭旨。擬即起程。并將關防暫行封貯等語。覽奏均悉。該督接奉升任諭旨。已函囑浙撫前赴鎮海彈壓。此時劉韻珂計已到彼面商一切。裕謙到兩江總督任後。將各海口防堵事宜。辦理妥協。即著折回鎮海。調度將弁。並不時查訪定海情形。軍民果否相安。夷船有無窺探情事。不准稍涉大意。所有欽差大臣關防。仍著裕謙管帶。以專責成。至提鎮各員。該督相處已久。其於戰守能否相宜。或須酌調方

可得力之處。著該督隨時察看。據實具奏。無稍遷就。總之該督

現雖授任兩江。而浙省為海疆門戶。與江蘇毗連。不可稍分畛

域。現在欽差大臣關防。仍令該督管帶。呼應最靈。所有調撥將

備撫綏軍民。一切緊要事宜。均責成該督認真經理。務使首尾

相應。毋得顧此失彼。致有疏虞。

辛卯。江西道御史駱秉章奏。竊惟逆夷在粵滋擾。幾及一

年。乃自前督臣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

具。全行撤却。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

兵數百名。道之夜遁。惟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

兵李廷鈺在礮臺遙望而泣。琦善復於正月初四日在蓮

花園請逆夷宴會。卒之開門揖盜。逆夷將虎門橫檔礮臺
攻陷。旋即進攻南山鎮遠兩礮臺。弁兵傷亡。兩礮臺亦失。
大虎小虎礮臺。不攻自破。逆夷兵船直至烏涌及黃埔獵
德。又從旁河由鳳凰岡抵白鵞潭。所有礮臺均已拆毀礮
位拋棄河內。當虎門失守之時。省城各官。先將家眷紛紛
逃避。以致人心惶恐。城廂內外。居民鋪戶十遷八九。內地
匪徒。肆行劫掠。難民有被搶去財物者。有虜去婦女勒贖
者。傷心慘目。不可言狀。各處會匪。乘機擾害。或千人。或數
百人。白晝搶劫村莊。聞番禺李邨大石等處殺傷事主之
案。不可勝計。此皆因逆夷圍攻省城。官兵不暇兼顧所致

也。故逆夷一日不靖。則匪徒一日不清。然就今日之情形而論。夷船未據省河。尚可言戰言守。既據省河。則戰守倍難為力。逆夷礮無虛發。我礮雖發無準。火藥半雜沙泥。轟擊不能及遠。徵調各兵。向習陸戰。水戰皆非所諳。夷人搶奪隘口。先用礮攻擊。然後登岸。故兵力不能制勝。此時惟有相度機宜。設法保護。或為緩兵之計。或為反間之謀。然後修復礮臺。有可守之地。整頓船礮。有可戰之具。鼓勵士卒。有可戰之人。他日觀釁而動。大挫其鋒。則醜類可以蕩平矣。然臣更有慮者。奉天為根本重地。天津為畿輔要區。近聞逆夷在粵。造車載礮。揚言復至天津。以彼包藏禍心。詭

祕莫測或聲東擊西無從逆料不可不豫為防備應請

敕下盛京將軍直隸總督於防海弁兵勤加操練礮位時常演放招募水勇以張聲勢嚴緝漢奸以絕勾引庶幾有備無患

逆夷自聞風遠遁矣

駱秉章又奏臣風聞湖南兵到粤沿途騷擾所過市鎮居民多受其累當逆夷進攻烏涌其時湖南兵皆在烏涌駐紮聞礮即逃自相踐踏落澗死者數百名其餘逃至獵德竟因搶奪財物至有傷斃鄉民之事粤民既苦於寇復苦於兵水深火熱之形何堪設想應請

敕下靖逆將軍參贊大臣於各省調到兵丁務必嚴加約束庶兵

民相安。而敵愾愈奮矣。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𡊮奏。竊芳等於閏三月初六日。拜發守禦省垣情形摺後。於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奕山、隆文奏接奉諭旨。並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奏暫候祁𡊮到韶州。面商一切。現在祁𡊮想已趕到。各省官兵。計應陸續抵粵。礮火各項器具。亦不日可成。該將軍等諒早馳赴省城。會合一處。抄襲該夷前後路徑。併力攻勦。不使逃遁。昨楊芳、怡良。奏請准與港腳船隻通商。因其慢怠軍心。已降旨交部嚴議。奕山、隆文。經朕面授機宜。且屢次寄諭。飭令一鼓作氣。殄滅

醜類。該將軍參贊等務當激發忠良。協力同心。以揚國威而伸
天討。勿為浮言所動。是為至要。欽此。奴才等跪聆之下。無任悚惶。
奴才奕山隆文臣祁𡎴。出都時。荷蒙
皇上面授機宜。又屢經
申諭。
天恩高厚。時切同仇。到粵之後。與參贊楊芳撫臣怡良將軍阿精
阿協力籌度。催調韶州廣西兩路木排礮位。並明定賞格。
分遣精細差弁。赴東莞順德香山一帶。招覓水勇。豫備火
器。購買船隻。選定各營勇銳兵弁五千餘名。定於閏三月
二十日後。月黑順潮。水陸夾擊內外夷船。以便收復各處

礮臺。詎意自初七日後。大雨滂沱。晝夜不止。西北兩河。同時盛漲。山逼溜急。浩瀚異常。加以風颶時作。復到湖北鎮營兵船。被浪擊碎。幸近岸得全。所運木排。多被冲散。直至十六七兩日。廣西木排。始放到佛山。韶州木排。尚未敢過峽。近省內外河水。深四五丈五六丈不等。夷船自二月二十六日闖進省河之後。大黃窖二沙尾近省南北二要隘。早經該逆據守。自黃埔烏涌直至虎門。沿路礮臺。皆為分佔。又自外河探水。至佛山南之五汊河花地口外。白鵝潭亦有逆船停泊。蓋緣佛山為糧運聚會之所。而編紮木排。鑄造礮位。皆在其地。恐其斷截運道。前派總兵文哲琿帶

廣西兵二千名。在彼防守。而花地為佛山入省之咽喉。更為可慮。琦等恐河道梗塞。連日於城外附近。購求屋材。另為趕造。以備急用。逆夷驕悍已極。既慮其猝攻。又恐其遠遁。各路所覓水勇。到者不滿千人。其香山一路。又須繞出外洋。以為抄截大黃窖夷船之用。據報所覓猶未足額。琦等前在途次。移咨閩浙總督。招募水勇一千名。亦尚未到粵。而廣州附城俱係陂塘。陸路依山下營。暫為駐紮。因河汊阻隔。又恐不能聯絡聲勢。未便調撥遠出。況攻夷祇仗火攻。而火攻非順水順潮。天氣晴燥。不能得力。目下柴草淋溼。器具未備。攻不可恃。琦等十分焦灼。惟有嚴守城垣。

安輯居民。厚賞勇敢之士。改裝四出。潛入其巢。設法斬渠。酋

以寒逆膽。候陰雨開霽。即行內外進勦。仰慰

聖廑。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奕山等馳奏山水盛漲。省河漫灘一摺。據奏

選定兵弁。定期進勦。適值大雨滂沱。河水盛漲。不能剋期分勦。

逆夷闖進省河之後。近省要隘。已被據守。礮臺亦皆分占。現在

器勇未備。攻不可恃等語。覽奏均悉。攻勦逆夷。自須計出萬全。

謀勇兼施。該將軍等務當慎密運籌。催集礮械。募調水勇。一俟

兵械齊集。即行相機進勦。一鼓殲擒。以伸天討。固須謀定後戰。

亦不可坐失機宜。是為至要。再據御史駱秉章奏逆夷在粵。造

車載礮。揚言復至天津等語。著該將軍等確切偵探。據實具奏。
又另片奏湖南官兵到粵。聞有騷擾情事。亦著該將軍等申明
紀律。嚴加約束。以期兵民相安。
兩廣總督祁𡎴。廣東巡撫怡良奏。臣等於閏三月十一日。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著祁𡎴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即馳驛前赴浙
江省。聽候諭旨。欽此。臣等當即欽遵
諭旨。傳知林則徐。該員伏地叩頭。恭謝
天恩。即於本月十三日。由粵起程。馳驛前赴浙江。
諭軍機大臣等。前諭令祁𡎴怡良傳知林則徐賞給四品卿銜。迅

赴浙江候旨。本日據祁𡊮等奏稱。林則徐業於上月十三日。由
粵馳驛赴浙等語。著裕謙於林則徐到浙後。酌量相當差使奏
明請旨。將此密諭知之。
乙未。廣州漢軍副都統英隆奏。竊奴才於本年二月二十一
日。遵
旨押解琦善。由廣東起程。併督同委員署廣州佛山同知李百齡
押解鮑鵬一同進京。現於四月初八日。行抵河間府城。計
期本月十四日。方可到京。是否解交刑部。謹奏請
旨。
諭內閣。英隆奏押解琦善。將次到京一摺。琦善著解交刑部。鮑鵬

亦著一併解交刑部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

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審訊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奏竊照防堵海疆首重大礮而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弁能知放礮之法者惟黃巖鎮標中營遊擊林亮光尚稱諳練餘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安礮位幾同虛設奴才到浙後查知其故即將施放礮位應視膛口之大小以合門彈之大小再視門彈之斤數以定受藥之斤數並視礮身之長短厚薄堅脆以定應否酌加薛子及改用空心飛彈試練準確另製加工火藥按礮配準藥彈編號存貯以備轟擊緣由明白通飭又經督撫提臣嚴飭

先行演試。不啻三令五申。茲有溫州鎮屬之樂清協標護
磐石營都司李振階經樂清協副將馬維衍委令演放礮
位。該護都司將三千四百斤之礮。始則裝藥六斤。彈三斤。
因不能致遠。又另裝藥八斤。彈六斤。冒昧演放。以致炸裂。
又溫州鎮標右營千總蕭大彪外委賴瑞將五千斤及五
千四百斤大礮。裝藥十斤。彈八斤。演放炸裂。又溫州鎮標
右營遊擊許騰蛟經溫州鎮總兵孫廷楊委令會同署瑞
安協副將邵鳳鳴演放五千斤大礮。裝藥十斤。彈八斤。亦
即炸裂。共擊斃兵丁二名。擊傷兵丁三名。請
旨將督率無方之溫州鎮總兵孫廷楊樂清協副將馬維衍交部

議處。並將練習不精。不知藥彈數目之署瑞安協副將事玉環營參將邵鳳鳴以都司降補。溫州鎮標右營遊擊許騰蛟。以守備降補。護磐石營都司事該營千總李振聲溫州鎮標右營千總蕭大彪以外委降補。外委顏瑞璐。以馬兵降補。仍責令練習。以觀後效。再沿海營分。練習大礮。係目前第一要務。今溫州鎮標各營。於礮位應裝藥彈數目。尚未能知。則其平日所稱演放礮位。係屬虛文塞責。已可概見。經李此次參辦之後。誠恐從此更形畏葸。或並不演放。空文一報。冒銷火藥。或少裝藥彈。敷衍了事。均未可定。應請嗣後沿海各營升拔弁兵。不論原習何藝。俱試以大礮。

如不諳練即不准升拔并由督撫臣隨時揀派不避嫌怨
之司道大員周歷各營會督演放儻仍不能諳練即將該
管將備據實揭參庶冀人人精熟以重海防而昭覈實

諭內閣裕謙奏參演放大礮炸裂多位傷斃兵丁之鎮將備弁請
分別降補議處一摺防堵海疆首重大礮必須配準藥彈如法
演放方不至有炸裂之虞乃浙江省鎮將備弁等平時既漫不
經心當此用兵之際仍不勤加練習以致炸裂大礮四位傷斃
兵丁五名必應嚴加參辦所有督率無方之溫州鎮總兵孫廷
揚樂清協副將馬維衍著交部議處其練習不精之署西安協
副將事玉環營參將邵鳳鳴著以都司降補溫州鎮標右營遊

擊許騰蛟著以守備降補護磐石營都司事該營千總李振階溫州鎮標右營千總蕭大彪著以外委降補外委顔瑞著以馬兵降補。仍責令練習。以觀後效。至該大臣奏稱沿海各營升拔弁缺。俱試以大礮。如不諳練。即不准升拔等語。大礮非比尋常軍器。時時可以演習。亦非盡人皆能演放。嗣後著責成提鎮大員。於沿海各員。揀派將備弁兵。認真練習。如法演試。務期施放有準。不許再有炸裂。如仍不能諳練。即著據實恭辦。以重海防而昭覈實。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

戊戌。前任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於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著伊里布來京聽候諭旨。將裕謙補授兩江總督矣。伊里布接奉此旨後。著即將兩江總督篆務。交程矞采暫行護理。即行起程來京。其家丁張禧一名。即著伊里布管帶來京。聽候查辦。毋任逃逸。再朕聞伊里布買備沙船。裝載石磈為填塞吳淞海口之計。該處海口。關繫農田水利。一經填塞。為患不小。此議紕繆之至。現在如已填塞。著伊里布即行開通。儻辦理不善。致有淤墊漫淹等弊。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惶悚難名。茲現於本月二十七日。遵

旨將總督關防鹽政印信交程矞采護理。即於是日起程進京。恭

候

諭令。王家丁張禧即張喜已於三月間告假回直隸天津縣原籍。等現已專差妥役。兼程尾追。并飛咨山東直隸各督撫臣暨發牌傳知經由各州縣及原籍地方官。一體截拏。如該家丁尚在清江一帶。即交清河縣收管。若已出江境。即解交直隸涿州管押。俟等到彼。親自管帶進京。聽候查辦。斷不任其逃逸。再等本年回任以後。因上海縣切近吳淞地方。繁富。商賈雲集。為該夷素所歆羡之地。誠恐其併力竄入。或難抵禦。擬於縣屬之黃浦江內用沙船數隻。載石沈入中泓。以資攔阻。非欲將海口全行填塞。嗣因勘明該處沙線曲折。夷船一時不能駛進。業已停止辦理。足以仰紓

宸壓。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家人張禧即張喜現據伊里布奏稱於三月間回直隸天津縣原籍。已飛咨山東直隸各督撫并牌行經過州縣截拏等語。該犯現有應行查訊之處。旣由江蘇回直隸原籍。著訥爾經額託渾布裕謙程矞采密派妥員。訪拏務獲。無論行抵何處。即行押解入京。交刑部收審。斷不准任其逃逸。伊里布現已起程來京。并著訥爾經額等密飭押解各員。毋令張禧與伊里布見面為要。

壬寅。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兩廣總督祁𡊮奏。竊奴才等於閏三月二十日。將山水驟漲。未能剋期進剿

情形。恭摺具奏在案。拜發之後。即同廣州將軍臣阿精阿
督臣祁𡎴撫臣怡良副都統臣裕瑞前任督臣鄧廷楨等
派兵嚴密防守。一面備辦火船。設局添招水勇。分路抄襲。
正在趕辦間。而河水仍未消落。逆夷船隻。自大黃窖二沙
尾兩路。連檣駛進。謀攻省垣。先是奴才等重懸賞格。偏示軍
民。設計擒獲嘆夷一名。賞洋銀二百圓。適有外委王成仕
等擒獲探路逆夷二十餘名。奴才等督同藩臬兩司。嚴行鞫
訊。究出逆夷招集漢奸。定計水陸分襲省城。是以奴才等不
敢坐失機宜。遂決計先發以制之。前經派定翼長總兵段
永福張青雲長春翼長上行走前提臣張必祿副將祺壽

等分派陸路設礮防守。而西礮臺又當逆夷來路。尤為緊要。派總兵張青雲督率副將楊開雲等帶同四川湖南弁兵。加意防堵。令管理水勇局司員西拉本李湘棻挑選熟習水性義勇一千七百餘名。交藍翎都司胡俸俾守備孫應照五品軍功藍翎千總楊澤六品軍功藍翎外委陳朝陽六品軍功藍翎外委馮成川等帶領。分起暗藏火箭火彈。手執鈎鐮。乘駕小快船。於初一日傍晚。各處埋伏。令三更後一齊焚擊。督等會同阿精阿怡良裕瑞分守各門。並派侍衛珠勒亨德沖額岳松額德勒格爾忠泰巴揚阿富明委護軍參領那瑪善等。於城上分東西兩路。分段巡邏。督

令官兵在沿岸乘勢轟擊。該弁勇等分為三隊。力攻其左右。先抄其後路。同時並發。該逆黑暗不知我兵多少。倉猝受敵。四面同時火發。弁勇伏身水上。直撲其船底。以長鉤鉤住船身。拋擲火彈火球火箭噴筒。逆夷開礮環擊。而不能下及水面。須臾火毬沖天。帆檣船舵。隨風旋轉。逆夷號呼之聲。遠聞數里。紛紛落水。自子至寅。共燒西路白鷺潭逆夷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艇三板數十隻。此外東路二沙尾燒小三板數隻。逆夷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亦有乘便搭救得生。另歸夷船存住。仍有大夷兵船三隻。圍攻西礮臺。拚死抗拒。天色已明。水勇未能再行直

上。總兵張青雲督兵開礮。該總兵伏兵臺下。逆夷上岸者殺死數人。夷船始退於南岸。逆夷自去冬招撫以來。此次始經受創。兵勇壯氣倍增。而逆夷狡黠異常。探知我等所備木簰火船礮船俱在泥城工作。遂於初二日黎明趕來救援。大火輪船一隻。兵船三板四五隻。火輪船二隻。以大兵船同攻西礮臺。以火輪船駛往窺伺泥城。該處官兵。開礮抵拒。擊沈三板一隻。旋即退回。查明未經配兵零星礮船被其焚燒數隻。餘俱未動。該夷兵船仍排列西礮臺對面。閒斷開礮。總兵張青雲督兵固守。竟日相持未被攻壞。此初一日夜及初二日攻勦防守之實在情形也。惟逆

夷性類犬羊。憝不畏死。外洋屯泊兵船為數尚多。現仍陸續駛近省河。有增無減。廣州老城堅厚。定保無虞。新城卑薄。最為可慮。奴才等不敢因乘夜進攻。偶然得手。遂致稍為鬆勁。惟有同心協力。賞罰必信。鼓勵將弁。奮勇圖功。以冀保守城池。仰紓

聖主南顧之廑。

諭内閣。奕山等奏焚勦省河逆夷兵船一摺。勦辦甚屬可嘉。據稱逆夷兵船自大黄窖二沙尾兩路。連檣近逼省垣。該將軍等於四月初一日。飭令將弁挑選熟習水勇一千七百餘名。交都司胡偉仲等帶領。分起攻勦。暗藏火器。乘駕快船。埋伏各處。並督

令官兵在沿岸乘勢轟擊該弁勇等分為三隊先抄後路攻其左右該逆四面受敵同時火發弁勇伏身水上直撲船底鈎住船身拋擲火器須臾燒燬西路白鵝潭大兵船二隻大三板船四隻小舢三板船數十餘隻東路二沙尾小三板船數隻逆夷被擊及溺死者不計其數總兵張青雲等復於西礮臺督兵開礮其逆夷上岸者均被殺斃次日該逆駕船救援又被官兵開礮擊沉三板船一隻逆夷始退等語逆夷自去冬猖獗以來毒燄漸張經此懲創足以快人心而勵眾志著奕山等仍加意防守省垣毋令逆夷兵船駛入各緊要口隘督飭將弁分段嚴密防堵毋稍疏虞其應如何設法進勦之處即著趁機籌畫計出

萬全迅奏膚功以副懋賞奕山隆文楊芳祁𡊮督率有加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敍發去白玉翎管一箇四喜搬指一箇帶鈎一箇黃辮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箇著奕山祇領白玉翎管二箇搬指兩箇黃辮珊瑚豆大荷包兩對小荷包四箇著隆文楊芳祇領在事出力文武員弁著該將軍等查明覈實保奏候朕施恩所有傷亡兵弁水勇著分別咨部辦理該部知道

癸卯掌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岱霖片奏臣聞本年二月內粵東夷匪滋事其時鎮遠礮臺九千斤大礮炸裂傷斃守兵五百餘名其餘兵丁遂一鬨而散請

旨飭下廣東

欽差將軍大臣等秉公確查按律懲辦

甲辰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領直隸督標千總以守備儘先升用之白含章并督標前營守備張殿秀千總葛鳴鳳把總李天鳳額外兵丁三名著該督即派委妥員按名押解來京

聽候查訊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琦善赴廣東查辦事件隨帶鮑鵬一名係由山東攜往鮑鵬係廣東人因何事至山東何人留住琦善何由得知其人著托渾布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許稍有諱飾